



誓不羸後

百千夜尽，谁为她倚门独望过千年烟火。
万里关山，谁为他舞釜编跼化泪眼婆娑。
帝业如画，终抵不过你盛世独立的容颜。

怀箴公主◎著
HUAI ZHEN GONG ZHU

她是穿越者的后人，
心志高洁，凛如冰雪，
只求在乱世中生存。

誓不为后

CB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怀箴公主◎著
HUAI ZHEN GONG ZHU

宁同孑影伶仃半世，
不思三千宠爱一身。

誓不为后



CB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誓不为后 / 怀箴公主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38-8765-7

I. ①誓… II. ①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2746号

誓不为后

编 著 者 怀箴公主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约编辑 非 蓝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封面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9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765-7
定 价 24.0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严肃点，打劫	001
第二章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004
第三章 飞来横祸	009
第四章 风高月黑夜，侠客救人时	016
第五章 家破人亡	023
第六章 冲昏头脑去造反	029
第七章 红衣妖人	035
第八章 应征女保镖	042
第九章 识英雄重英雄	053
第十章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061
第十一章 公子如玉	070
第十二章 城隍庙奇遇	078
第十三章 乱世出无赖	083
第十四章 诡异的村长	090
第十五章 心病还须心药医	100
第十六章 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	108
第十七章 锦囊妙计	116
第十八章 枭雄陈友谅	125
第十九章 绝世美男子	133



第二十章	地下密室	138
第二十一章	死而复生	147
第二十二章	恩将仇报	153
第二十三章	谦谦君子刘伯温	159
第二十四章	情根初种，云天长恨	164
第二十五章	缘死的时候，情痴	173
第二十六章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	181
第二十七章	红巾军	186
第二十八章	血与火的胜利	196
第二十九章	楚楚可怜俏娇娘	200
第三十章	仙子落凡尘之柳依依	206
第三十一章	中毒	211
第三十二章	人心翻覆似波澜	219
第三十三章	白首相知犹按剑	225
第三十四章	断肠草	231
第三十五章	浮出水面	236
第三十六章	曾经沧海难为水	240
第三十七章	百死不回头	244
第三十八章	成全	248
尾声		251
番外——另一个结局		253



第一章

严肃点，打劫

月色溶溶，花香淡淡。天地间好像披上一层融融的银色轻毡一般，处处流淌着诗情画意。

这么好的景致，楚流烟却无心欣赏。她很有些心不在焉，如今朝廷腐败，战祸连年，灾荒处处，哀鸿遍野。再这样下去，说不定哪一天流民造反，到时候恐怕连一天安生的日子也没得过了。想到这些，她就觉得心中黯然。

她看今晚天色这么好，就走到后院里，在梨花树下，练起了一套自创的剑法“黯然销魂剑”。

楚流烟并没有跟名师学过功夫，她的剑法都是自己根据书上学习，再自己加以揣摩练成的。虽然没有多么高强，不过在这乱世，一个女孩子家，学点功夫傍身总是错不了的。

这些都是楚流烟的娘亲教给她的。楚流烟的娘亲陈四喜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性。虽然在楚流烟十几岁的时候，楚流烟的爹前脚刚把小妾娶进门，陈四喜后脚就失踪了。不过她却给楚流烟留下了无穷无尽、终身受用的财富。

这些财富不是什么金银珠宝、绫罗玉器，而是几本厚厚的手札。这些手札里记载的全是陈四喜故乡的事情。

陈四喜的故乡，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那里的人，都是一夫一妻；那里的女人，可以享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力。那里不用走出家门，用一台叫做“电脑”的东西，就可以知道天下间的事。除了这些，还有很多不可以想象的神秘事情。

楚流烟一直觉得，她母亲并不是遭遇什么不测，而是回故乡去了。虽然，楚流烟和她的母亲相处，只有短短十三年，但是她母亲对她思想上的影响，根深蒂固。

楚流烟一边练剑，一边想着心事，忽然“啪”的一声响，有个东西从墙上掉下来，在地上连续滚了好几滚。

楚流烟吃了一惊，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只听到连续的“啪”“啪”“啪”好几声，有十多个这样的“东西”一起从墙上掉下来，四处滚散开来。

等楚流烟仔细看清楚，才发现跳下来的居然是十几个人。这些家伙们，从墙上跳下来

后，有的崴到脚，有的摔到胳膊，正抱着胳膊腿跳个不停，边跳边“嗷嗷”叫个不停。

这时候，第一个跳下来的家伙已经快步走到楚流烟面前，用一根棍子指着她，一本正经地说：“打劫！”那个家伙边嚷着打劫，边跳着脚，想必刚刚跳下来摔到腿了。

楚流烟笑了起来：真是的，打劫就打劫吧，怎么搞这种阵势？才跳个墙，就弄得全是“残兵败将”了，接下来要真打劫起来，还个个要缺胳膊少腿的。

那个嚷打劫的家伙见楚流烟居然笑了，顿时觉得很没有面子。他好不容易停止跳脚，晃了晃手中的棍子，恐吓她说：“喂，小丫头，打劫，严肃点！”

“打劫就打劫呗，直接从后门进来不就行了。后门还没上锁呢。看你们现在的模样，好像被人打劫了一样，半点也不像打劫别人的！”楚流烟揉着笑疼了的肚子说。

“你……”那带头的家伙摸摸头，抱怨道：“你不早说，早知道就不用费那个力气去爬墙了。你家的墙那么高，我们去二狗家墙上练习，只要一刻钟就好了，爬你家的，一直爬了半个时辰！”

“老大，我们是在打劫！”旁边有个胖子提醒道。他心里嘀咕道：丫头，知道什么叫打劫不？见了美貌妞儿，就忘正事了。

带头的家伙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不是第一回没有经验嘛，下回我一定注意。”他手下说完，转头对楚流烟说：“我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姑娘，快点把你家粮仓的位置告诉我，别以为你朱四爷我从来不揍女人，就可以蔑视我！”

楚流烟用手绢捂着嘴，笑了半天才说：“朱重八，我从来没有蔑视你，我一点也不蔑视你——”

带头的家伙得意地摆了摆头，摆出一副“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架子，他的弟兄们，也纷纷对他投来崇拜的眼神。可是这时候，楚流烟继续说：“我直接无视你！”

“你……”朱重八气得头顶上都要冒烟了，他继续恐吓楚流烟说：“我偶尔也会破例揍女人的！有些女人就是两天不打，上房揭瓦！”

楚流烟只是看着他，轻蔑地笑。这个朱重八，是钟离县出了名的落魄户，他本来就游手好闲，靠偷鸡摸狗为生。这家伙，在县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楚流烟当然也知道。

不过楚流烟没有想到的是，现在遭了灾荒，很多人没有饭吃，几天不见，他竟然当了这群人的老大，来楚家抢粮食。

楚家是钟离县有名的富户。不过现在遇到天灾，楚家的田地几乎颗粒无收，租户的粮食缴纳不上来，楚家的光景也远远不如往年。

楚流烟本来想给他们一些粮食的，但见到朱重八那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把手里的剑往前一推说：“好，我就和你打上一架，要是你赢了，我随便你取粮食。要是你输了，你怎么来的，带着你的手下怎么滚出去！”

朱重八爬到墙上时，就看到楚流烟在练剑了。不过他才没把她这个弱质女流放在眼里呢。

他甚至在想凭着他朱重八的矫健英姿和翩翩风度，往楚流烟面前一站，楚流烟就该为他彻底倾倒才是。就算不倾倒，一个黄毛丫头，随便吓唬吓唬还不吓得趴在地上不敢起来。

谁知道楚流烟不但不怕他，还要与他较量。他觉得他男子汉的自尊和作为老大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屈辱。所以，他决定好好教训楚流烟一顿。

当然，顶多打到趴在地上起不来就行，绝对不能打到缺胳膊断腿，不然她要是嫁不出去，硬赖上自己那就麻烦了。

朱重八往手中吐一口吐沫，用力把袖子往肩上一挽，摆出“武林高手”的架势，得意扬扬地看着楚流烟。

楚流烟微微一笑，抱着剑立在月华之下，泰然自若。

朱重八见楚流烟白衣胜雪，体态婀娜，一时间竟然起了怜香惜玉的心：“喂，我说小丫头，要是你现在跪地求饶，朱爷我就放过你。”

他的话还没说完，楚流烟已经把手中的剑拔出来，照着朱重八“刷刷刷”几剑。朱重八只觉得寒光闪闪，看得头昏脑涨，反应不过来，更别说对对方拳脚相向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到窸窣窸窣的一声响，朱重八额前的一缕头发被楚流烟削了下来，挑在剑尖。

朱重八简直要懵了，他现在唯一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晕倒。

于是，他挺着身子直直往后摔了过去——这样也总好过被楚流烟一剑砍死是不是——他本以为他的兄弟们会来接着他，但是当他的脑壳重重摔倒在院中的青苔地上时，他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做梦罢了。

他顾不得揉自己被摔得好像要碎成八瓣的脑袋，先睁开眼去看四周的兄弟。这才发现他那些好兄弟们都跑了个精光。

还有几个总算有几分良心的，挂在墙头，用无限凄凉的语调说：“老大，你一定要保重！要是你遭遇什么不幸，我们一定会偷最好的纸钱烧给你！”

靠！朱重八在心里骂道：刚才爬墙进来，一个个跟蜗牛似的爬了半个时辰，这会儿逃命，一眨眼都爬出去了。奶奶的！

朱重八本来想站起来逃窜，不过他算了算计，要想在楚流烟眼皮底下爬上这高墙逃走，似乎是有一定难度的事。

所以，他选择了“好男不跟女斗”——躺在地上装死。

第二章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楚流烟看朱重八摔在地上后，半天没有动静，心里也觉得有些奇怪：这后院的地面是用青石铺成的，难道说这家伙一不小心摔死了？

楚流烟蹲下身去查看，她用力推了推朱重八，他却一动也不动。

楚流烟开始心慌起来。虽然说朱重八算是个地痞流氓，不过好歹也没犯过大错，罪不至死。要是这么杀了他，那岂不是罪孽深重了？还有，杀人是犯法的。要是官府知道了，怎么办？

楚流烟毕竟是一个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小姐，她开始慌了起来。

就在这时，她依稀看到朱重八的脚动了动。虽然在月光下看得不太清楚，不过总算让她没那么慌了。

她怀疑朱重八是装死。

于是她故意自言自语说：“这个人好像摔死了。我要把他毁尸灭迹。干脆用柴草将他的尸首烧成灰得了。我现在就去取柴草去。”

说完，楚流烟就走了几步，躲在梨树后面，看着朱重八的举动。

果然，朱重八听到周围没有动静，一个矫健的鲤鱼打挺站了起来，骂道：“奶奶的，小娘皮真够狠毒。居然想烧死老子，此时不逃，更待何时？”

他刚要去爬墙，忽然想起楚流烟说过她家的后门是开着的。就冲到后门，准备开门走。

他用力想把门拉开，却没想到由于用力过猛，整个人“嘭”的一声，跌倒在地上，又是一顿好摔。

楚流烟从梨花树后走出来，笑吟吟望着他说：“我猜你娘没有告诉过你，女人的话是不可信的，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你怎么就真的相信后门没锁？”

朱重八刚要嚷“老子没娘”，忽然想到要是这么说，不是赞同她的话，也承认她很漂亮了嘛！于是改口说：“我娘当然告诉了我，不过你这个小娘皮是个丑八怪，我才没疑心你骗人！”

楚流烟仍旧笑着看他四仰八叉躺在地上，也不生气。她当然知道他说的是假的，因为不是每个人的娘都能留下手札，手札里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她娘的手札里说，这句话是一个叫殷素素的母亲临死前嘱咐她儿子张无忌的。

楚流烟取了绳子来，抱着双臂看着朱重八：“我本来没打算把你送到官府去的，谁叫你没口德！”说完，就开始用绳子绑他。

朱重八才见识过楚流烟的厉害，知道挣扎也是没用的，便讨饶道：“姑奶奶，活菩萨，求你放过我吧。我以后烧香供奉着你的牌位行不行？”他心里却在说：只有死人才被人供奉，哼哼。

楚流烟还没回答，就听到房子里传来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流烟，我刚才好像听到有吵闹的声音，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楚家本来有几个丫鬟仆人，自从去年年景不好，就把他们都辞退了。而楚流烟的爹楚高元后娶的那个小妾，挨不了苦楚就跑了。

因此偌大的院子里，只住着楚高元和楚流烟父女两人。

楚流烟怕他爹担心，喊道：“爹，没事，是我在练剑。”

楚流烟刚喊完，朱重八就“啊”地嚎叫起来。楚流烟没办法，只好用手捂住他的嘴。

朱重八于是很不怜香惜玉地用力咬了楚流烟一口，痛得楚流烟只好把手松开。

趁着这个空隙，朱重八猛地挣开绳子站了起来，接着很无德地亲了楚流烟的额头一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跑到梨树旁边，刺溜刺溜爬上树去，从梨树跳到墙头，对着楚流烟得意地吹了一声口哨。

“你……”楚流烟从小到大，碰都没被男人碰过，更别说被人亲了。

朱重八看她气得不轻，很得意地举起双手示威。可是几乎在同时，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从墙外传来。

原来朱重八只顾着得瑟，忘记墙的高度了，结果很自然地 from 墙上摔下去，可怜的脑袋，再一次不幸地亲吻大地。

不过朱重八这番不幸的遭遇，并没有打动楚流烟。楚流烟发誓，要是以后再见到他，一定要把他重重鞭打一百下，再送到官府去。

她正咬牙切齿想着，她爹爹楚高元走了出来。

楚高元本来是一个武将，在大将军穆英手下做参将，后来在作战时弄伤腿，就被遣送回乡了。

他就是在那次回乡途中，救了楚流烟的娘亲陈四喜，并与她结为夫妻的。陈四喜虽然想法古怪，和一般人很不同，不过和他感情却很好。

他本来也不想娶妾室的，是他爹非要给他张罗，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结果妾娶进来，却把老婆气得不知所踪。这是他大半辈子最遗憾的事儿，因此，他一直对女儿楚流烟很好。

楚高元见楚流烟脸色不大好，很关心地问道：“流烟，谁惹你发脾气了？”

楚流烟知道他爹一向身体不大好，便道：“没有谁，是我刚刚在练功夫，有一招怎么也练不好，自己生自己的气呢。”

“你这孩子，从小到大都这么要强。一个女孩子家，以后找个好婆家，我这做爹的就安心了。”楚高元笑着安慰女儿。

楚流烟听她爹这么说，气就不打一处来。万恶的朱重八，刚才居然亲了她额头一下，让她以后怎么嫁人！

楚流烟简直恨不得现在就把朱重八抓来，把他上刀山下油锅，最后再丢到猪圈里去和猪做伴。

她不知道，现在朱重八也恨不得把她千刀万剐，最后再卖到妓院里去换点银子买粮食，好安抚兄弟。

“老大，消消气！这是我家唯一的一块猪皮，我给你抹抹头皮。据说猪油有消肿化淤的作用。”一个比竹竿还精瘦三分的瘦子，手里拿着一块老鼠崽大小的猪皮，十分殷勤地对朱重八说。

“哼！”朱重八坐在破庙中倒塌的八神像上，跷着二郎腿，一脸不屑之色。

“重八哥，我们知错了，你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们这一回吧。我们要知道你在那女罗刹的凌虐下，还能活着逃出来，我们说啥也不敢抛弃你跑了是不是？你看，兄弟们把纸钱都准备好了！”打劫队伍里的胖子很虔诚地说。

朱重八简直要气炸了！奶奶的，这下被那小娘皮弄得颜面尽失、名声扫地了！

“哼！”朱重八过半天才说，“你们也知道现在年景不好，跟着我重八哥才有饭吃。竟然不管我死活，真不够兄弟义气！谁先带头逃的，给我往前面站！”

那些人互相看看，然后一起往后退了几大步。有个反应迟钝的，退得慢了，别人都退三步，他才退了两步半。于是，他就很风骚地站在了朱重八的面前。

朱重八举起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擀面杖，对着那个反应迟钝的家伙晃了晃说：“常遇春，原来是你这臭小子带头跑的，好，现在就让我重八哥来修理修理你！”

说完，朱重八就高高地举起了擀面杖——

紧接着，就传来了“啊啊啊”的嚎叫，那嚎叫声简直比杀猪还“惨烈”七分。

朱重八很无辜地看了常遇春一眼：“我还没开始打，你叫什么叫？”

常遇春又很无辜地指了指破庙门口：“老大，不是我叫的，是他叫的。”

于是，大家的目光齐齐落在门口：门口站着这群人中脑子最有毛病的狗生。

众人都失望地“哎”一声，齐齐把头重新转向朱重八和常遇春。

狗生跳起来，叫道：“大哥，不好了，外面的那个用木头搭起来的那个东西，着火了。”

朱重八瞪他一眼：“笨蛋，笨死了！那个叫粥棚——啊，你说什么，粥棚被烧了？”朱重八暴跳起来，顾不得修理常遇春，扔掉手里的擀面杖，一个箭步往外直冲出去。

其他的兄弟，也紧紧跟在朱重八后面。外面果然火光四起，粥棚正噼里啪啦烧着。

谁都知道，那粥棚是官府搭建的，虽说不经常施粥，但是好歹也会施几次。要是连粥棚都被烧了，那真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救火！”朱重八火急火燎地叫道。

于是，他的兄弟们，个个都去找了锅碗瓢盆四处打水救火。

朱重八也找了一个缺了两道大口子的小水缸，举着去河边打水。

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在河边，他又看到了他的仇人楚流烟。楚流烟也正拿着木桶打水救火。

朱重八一阵心虚，但是装作很彪悍地向楚流烟摇了摇拳头。

楚流烟直接无视他，打了一桶水提着就往粥棚跑。他不甘落在楚流烟的后面，也举着大缸往前跑。

大量的水泼了下去，火终于被扑灭了。不过粥棚还是没有保住。整个粥棚，被烧得只剩下一个枯木架子。要想搭建，不是一天两天能搭成的。

“娘的！”朱重八恨恨地把手中的水缸举过头顶，重重摔到地下，碎片摔得满地都是。

本来县上的人，就已经挨饿好久。现在粥棚烧毁，连最后的一丝希望也没了。

楚流烟看朱重八的模样，忽然觉得心里有一丝柔软，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恨他。

这时候，火光大盛。所有的人正以为哪里又着火了，却看到乌压压的很多人正往这边靠近。每个人手中都举着一个火把。

那些人走过来，朱重八、楚流烟他们都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有些奇怪。

这时候，那些人中的头目走了出来。

那个头目有二十几岁，面白无须，生得相貌堂堂。他走到朱重八身边说：“你就是朱重八兄弟吧。我叫陈友谅，是沔阳县吏。现在朝廷腐败，苛捐杂税繁重，又闹饥荒，兄弟们都还没饭吃。我们决定起义！这个官府的粥棚是我们的弟兄放火烧的，你带着你的兄弟加入我们起义军吧。我们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皇帝一起当，就是一家人了！”

朱重八看陈友谅说得冠冕堂皇，差点想跳起来揍他。奶奶的，你图个痛快烧了老子们的粥棚，老子们以后吃啥？你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皇帝一起当，鬼才相信你的鬼话连篇呢。

但是，朱重八看看对方，的确是人多势众。要想打架，似乎真的打不过人家。不过要想让他去起义，干那掉脑袋的事，他才不会去呢。

于是，他坚定地摇摇头，用十万分诚恳的语气说：“陈大哥，我朱重八上有八十老母，下有襁褓小儿，就不能跟你们一起去起义了。我祝你们马到功成！”

陈友谅用力拍了朱重八的肩膀一把说：“好兄弟！你现在不能参加我们，那也是我们的好兄弟！”这一拍，拍得朱重八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气得他在心里把陈友谅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第三章

飞来横祸

等陈友谅带领的那群乌合之众走了，朱重八想找楚流烟出气时，才发现她早就不知所踪了。

楚流烟也是见到外面着火，才特意跑出去救火的。等火扑灭后，她见陈友谅的起义军到了，不想掺和这些事，又怕老父担心，就匆匆忙忙回家了。

楚高元正担心女儿，见她回来，才放心了一些，就问她发生什么事。

楚流烟把起义军烧毁粥棚的事说了一遍，并说：“官府建了这个粥棚，总算能救活不少百姓。起义军这么做，实在是有些过分。”

“流烟说得是”，楚高元叹道，“不过世道不好，又有什么法子？到了万不得已，我们就把我们那几百斤存粮全拿出去救济百姓吧。”

“爹，你真肯这么做？”楚流烟睁大眼睛，“爹，全县百姓都会感激你的。”

这么折腾下来，已经是半夜了。月子西移，冷光照着元末的这片大陆，几家欢乐几家愁。

楚流烟和她爹合计了一会儿，就各自去休息。

有句话说：无事家中做，祸从天上来。

第二天楚流烟是被一阵吵闹声吵醒的。

她理好衣裳，走出去看，发现院子里站满了官府的人。她爹正在和带头的衙役理论什么。

那个衙役楚流烟认识，他姓胡名来，是县官杜子曰的小舅子。

之前，有一回楚流烟逛街，被杜子曰的宝贝儿子看上了。杜子曰曾让他小舅子胡来带了很多，搬着彩礼来提亲。

楚流烟当然不肯嫁，胡来就带人抢亲，结果这群人统统被楚流烟打得满脸挂花，站着来，爬着回去。

最后这门亲事当然没成。据说杜皮蓬还因此闹着要去跳岳阳楼。

因为这件事，楚家和县衙的梁子，算是结上了。

今天一大早，楚流烟看到胡来又带了更多的人，“浩浩荡荡”地把院子包围了，她气就不打一处来。

她走到胡来身边，唾道：“胡来，你这回又来做什么？是不是上次打你打得太轻了？”

胡来看见楚流烟，心里就生出三分忌惮。不过他仍旧是鼓足勇气地说：“楚流烟你别得意。今天的事你也脱不开关系。昨晚粥棚失火，有人和大老爷举报是你爹做的。我今天是奉命来抓人的。这是官府的批文。”说完，他就取出批文来给楚流烟看。

楚流烟接过来，扔到地下说：“官府下什么批文，还不是杜子曰说了算？粥棚是陈友谅的人烧的，你们凭什么诬赖我爹？”

胡来跺脚叫道：“有人昨晚看到你爹在粥棚那里出现过，不是你爹做的，是谁做的？都知道陈友谅是衙门的人，你别在这里胡乱诬陷人，小心把你一起抓进衙门去！”

“哦？”楚流烟哼道，“照你这么说法，今天我们家失窃了五百两银子，你在这里出现过，就是你胡来做的？”

胡来说不过楚流烟，对手下一挥手说：“别理她，先把老的锁起来再说！”

楚流烟摆开架势说：“谁敢来动我爹，别怪我再把他打得满地找牙！”

胡来摇着手中的扇子，很风雅地说：“楚流烟，这回我们是有备而来，可不怕你。都把弓箭准备好——”

胡来说完，所有的衙役都把手中的弓箭举了起来。对准楚流烟父女。

楚流烟一把把胡来拽过来，横在身前，喊道：“你们要射就射吧。就让狗官的大舅子陪着我们一起死好了。”

胡来吓得被汗水打湿了脸，对楚流烟恳求说：“姑奶奶，女菩萨，大小姐，我只是开玩笑而已，你别激动，别激动——”

楚流烟冷冷地说：“我早就知道杜子曰那个狗官，上回因为我拒婚，怀恨在心。这次故意栽赃嫁祸。”

“是是是……”胡来现在是肉在板上，不管楚流烟说什么，他都只有把头点得和鸡啄米一样答应着。

“不要管胡来，你们给我射！射死了人我负责！”忽然有人高声嚷道。

楚流烟抬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眼前多了杜子曰的儿子杜皮蓬。他本来是个纨绔子弟，手不能提，肩不能扛，斗大的字识不得半箩筐，每天就知道斗鸡走狗，眠花宿柳，本来衙门的事他才不管呢，不过这回听说来捉拿楚高元，他第一个踊跃参与。

他知道楚流烟会武功，从心里对她怕怕的，一直躲在后面没敢出来。直到胡来被抓出，局面出现僵持，他才出来指挥。

胡来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在这个外甥刚生下来时，没把他掐死，以至于留到今天，让他来祸害自己。他想想自己变成刺猬的模样，就吓得几乎要尿裤子。

就在这时候，楚高元站出来说：“你们把弓箭放下，我跟你们回衙门就是。我楚高元做

事光明磊落，对得起天地良心，难道衙门还能冤枉我不成？”

“爹……”楚流烟刚要出言阻止，就被楚高元打断了：“流烟，你好生在家看着，等我回来。”

杜皮蓬挥手叫道：“给我把楚高元锁起来！快！”那些衙役一拥而上，把楚高元锁了起来。

楚流烟推开胡来，想去拉住她爹。

胡来“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半天愣是没动静。有个衙役上前来扯扯他，才发现原来刚刚杜皮蓬下令放箭，把他给吓晕过去了。

楚高元被衙役们带出了楚家。临行前他一再叮嘱楚流烟好好看家，等他回来。

楚流烟心里却有一种预感：衙门大门向南看，进了衙门，要想出来谈何容易。

果然，楚高元一直被抓进衙门三天，都没有一点消息。

楚流烟急了起来。她想起同族有位叔父，在省城做知府幕僚。就想把家产变卖，赶快上省城打点，央求叔父救人。

但是这在乱世之中，百姓能有口饭吃，就已经不容易，哪里又能有闲钱买房置业。因此，卖宅院的牌子挂出去后两天，都没有人来买。

楚流烟情急之中，想起家中的田地。虽然这些田地素来被老父视为命根子，现在生死关头，却是除了卖地，没有别的法子。

田地很快就卖了出去，不过卖得十分廉价。事到如今，楚流烟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她好不容易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就换上男装，只身前往省城。

楚流烟骑着毛驴，出了钟离县，走到郊外，这才想起自己从来没有进过省城，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才好。

她正犹豫间，忽然听到很多人一起大叫着“杀杀杀”的声音，紧接着，就有很多人从两边的山坡上涌了下来。

这些人都用破布、破衣服或者破毛巾蒙着脸，看不出本来的模样。

他们把楚流烟和她的小毛驴团团围在中央，虎视眈眈地盯着她。

紧接着，就有一个用很怪异的布巾蒙着脸的男人站在她面前，手里拿着擀面杖，无限“骁勇”地叫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楚流烟觉得那声音十分熟悉，再一细想，立刻就知道是谁了——朱重八，那个应该被千万刀刚送猪圈的男人！

“朱重八，你上次还没有被收拾够么？”楚流烟心急如焚，哪里有时间 and 朱重八这群地痞流氓纠缠。

“呃，你认识我？”朱重八嚷道，“我朱重八就那么声名远播吗？连你一个小娘皮……”

小姑娘也认识我。”他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

“我当然认识你！”刷的一声，楚流烟把手中的月华剑拔了出来，剑气逼人，剑光凛然，吓得朱重八一个寒战。

朱重八这下终于认出他要打劫的是谁了。

“姑奶奶……”朱重八苦着脸，“怎么又是你，你怎么老是阴魂不散缠着我……”

楚流烟哪有时间和他们聒噪。她把剑一提，对朱重八说：“你要是识相的话，就快点让出路来给我走。朱重八，你要有本事义气，就去打劫贪官污吏。你打劫穷苦百姓，算什么英雄好汉。”

朱重八心里有他的小九九：其实他是非常愿意放楚流烟走的。问题是楚流烟是他打劫的第一个人，他要是这么轻易就放她走，那岂不是显得他怕她，让他很没有面子？

朱重八回头看看，再次确定兄弟们都在身边，没有一个临阵脱逃的，他的底气不自觉就足了三分，对着楚流烟吆喝道：“喂！你说让我放你走，我就放你走呀？要我放你走也行，把你的行囊留下来，哼哼。”

朱重八怙恶不悛，屡教不改，楚流烟懒得和他再说下去。她想也不想，把手中的月华剑对着朱重八挥了过去。一时间，月华盈盈，剑光凛然，朱重八避之不及，又重重摔倒在地上，摔了个嘴啃泥。

他抬头想找兄弟们求援，但是满嘴是泥土，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的弟兄们，早就又闪得没影了。

朱重八现在就像是待宰的羔羊一样，只能趴在地上，恨苍天大地无语，不听不问不看了。

就在他几乎完全绝望的时候，却发现楚流烟的剑一直没有砍下来。等他大着胆子，准备去看看楚流烟在做什么的时候，却忽然听到四面八方传来“呼啦啦”的欢呼声。

呃，什么状况？朱重八伸出头去。冷不防有个人从山上跑下来，跑得太快了，刹不住脚步，一屁股坐在朱重八头上。

顿时，无数只小鸟在头上飞，无数个星星在闪烁着光芒点点。

朱重八用力踹了那个家伙一脚，这个倒霉的常遇春。

“老大，”常遇春抚摸着被踹得生疼的屁股，可怜巴巴地说：“我不是故意的。”

朱重八抚摸着被压得生疼的脑袋，狠狠瞪了他一眼。这才发现那该死的小娘皮楚流烟不知哪里去了。

“你们这些笨蛋，让小娘皮逃走了吗？”朱重八“义愤填膺”地问，心里却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让我以后再也别遇到她。

朱重八的兄弟们齐刷刷地站在他两侧，同时喊道：“没有。”

啊？朱重八面色大变，心里盘算是是不是要脚底抹油赶紧溜走，就听到常遇春说：“老大，那个妞儿被我们用渔网罩住了。”